



莫高窟第158窟西壁天龙八部之龙 吐蕃时期



莫高窟第158窟西壁的天龙八部 吐蕃时期

吐蕃时期敦煌壁画中 天龙八部图像辨认

文/王中旭

天龙八部，一般包括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和摩睺罗伽等，是守护佛法的八部神祇，由天部统领诸部。

天龙八部像头顶部多有较为明确的图像特征。吐蕃时期（约786—848年）的敦煌壁画中，天龙八部像出现较多，其中以莫高窟第

158窟西壁《涅槃变》中的天龙八部像最为标准、生动。158窟天龙八部位于西壁北部佛腿侧。八部像最前面的四身神像身着盔甲，威风凛凛，其中南起第二身手托北方毗沙门天的标志性宝塔，故知此四身神像乃欲界十天之四大天王。除四大天王外，欲界十天还包

括干手天、持华鬘天、常放逸天、日月星宿天、三十三天（总名忉利天摄）、炎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及他自化天。《法苑珠林》卷二引《婆沙论》说：“天有三十二种：欲界有十，色界有十八，无色界有四，合有三十二天也。”故知“四大天王——欲界十天——天”实际



莫高窟第158窟西壁龕内天八部像 曹氏归义军时期

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神祇系谱。158窟四大天王后八部诸神辨认如下：

一、第一排上者头上有一张牙舞爪的龙，即八部中的龙，通常被视作掌管云、雨之神。唐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简称《华严经疏》）卷五说它“外则云行雨施散去炎毒，内则慈云广被法雨普沾，散业惑苦之热恼”，与富单那（又名热病鬼）同为西方天王毗楼博叉统领。

二、第一排下者头上盘踞一蟒蛇，是摩睺罗伽。《华严经疏》卷五说：“摩睺罗伽者，此云大腹行，即蟒之类，亦表菩萨遍行一切而无所行也。”能令众生舍离愚痴。

三、第二排上者头顶一鱼，鱼口大张，露出整齐而锐利的牙齿，或为佛经中经常提到的摩竭鱼，又名摩伽罗鱼。唐法藏《华



莫高窟第158窟西壁龕内天八部之头顶摩竭鱼的神主 吐蕃时期



莫高窟第158窟西壁龕内天八部像 曹氏归义军时期



莫高窟第138窟西壁天龙八部局部 吐蕃时期



河南巩县石窟中心柱西壁基座抱小孩魔竭鱼的神王像 北齐

《严经探玄记》卷二十说：“摩伽罗鱼者，此云极大之鱼，谓是巨鳌鱼也。”摩竭鱼生活在大海中，佛经中经常提到商人入海遭遇摩竭鱼或摩竭鱼食人之事。北朝时期十神王题材的雕刻曾在石窟、造像碑等中流行。东魏武定元年（543）骆子宽等七十人造释迦像座上的十神王像是目前发现唯一有明确题记的一件，其中河神王肩上背负一鱼，不过此鱼并不凶恶，体形也不太大。而在巩县石窟第4窟中心柱西壁基座上有一神王，怀抱一大鱼，此鱼口大张，舌上翘，甚是凶恶，当即摩竭鱼。佛经中摩竭鱼常和天龙八部诸神一同出现。如唐智严译《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集》提到“诸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金翅鸟王、紧那罗、摩睺罗伽、摩竭鱼等”悉居住在大海中。唐道宣撰《静心诫观法》也曾将大

龙、金翅鸟和摩竭鱼放在一起称呼，唐道宣撰《静心诫观法》卷下曰：“大果者，色界梵天及大龙、金翅鸟、摩竭鱼等，三由旬者节级乃至八万四千由旬及阿鼻地狱身等，善恶报差大果所摄。”也有将摩竭鱼和夜叉附会在一起者，如隋达磨笈多译《大方等大集经菩萨念佛三昧分》卷一就记诸夜叉大将中有一位就叫“金毗罗摩竭鱼夜叉大将”。综合上述情况判断，158窟头顶摩竭鱼的神王，可能即摩竭鱼，或《大般涅槃经》（简称《涅槃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中提到的海神王。

四、第二排下者头顶一鹿头，乃紧那罗。曹氏归义军时期（914—1036年）莫高窟第6窟西壁龕内南、北壁部分天龙八部像侧保留有名号榜题，其中头顶鹿头者侧榜题为“紧那罗王”。澄观《华严经疏》

卷五曰：“紧那罗者，此云疑神，谓顶有一角，形乃似人，面极端正，见者生疑，为人耶为非人耶？因此立称。”图中紧那罗面部凶恶，与“形乃似人，面极端正”的描述不太相符，图中以鹿头作为紧那罗标志，或与佛经说他“顶有一角”相关。紧那罗又名歌神，是欲界三十三天之主帝释天的执法乐神。

五、第三排上者头顶一展翅孔雀（图中孔雀尾部未作开屏状，初看似鹅，但其顶部有羽冠，若将它与吐蕃时期榆林25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主尊左侧开屏孔雀的形象相比，则可断定应为孔雀），或即孔雀王。唐玄宗时期入华传播密教的僧人善无畏所译《阿毘薄俱元帅大将上佛陀罗尼经修行仪轨》卷上记孔雀王与天龙八部等同为护法善神，文曰：“若善男子善女人国王

大臣受持此咒者，我当与一切金刚力士、天龙阿修罗王四大天王、二十八部药叉大将军、四十二部罗刹药叉王、罗刹鸱荼王乾闥婆王紧那罗王、降怨鸟王目真邻王孔雀王金翅鸟王师子吼王大梵王功德大辩王摩酰首罗王三十三天王一切善神，各领百亿鬼神王，备具铠甲前后围绕，随侍其人不令遇恶。”孔雀王在《六度集经》、《佛本行集经》、《华严经》及部分密教类经典中都有出现，其中尤其是唐不空译《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佛说大孔雀咒王经》等密教类经典对孔雀王的信仰当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第三排中头顶一金翅鸟者，名迦楼罗，澄观《华严经疏》曰：“迦楼罗昔云妙翅，正云妙翅，以翅有种种宝色庄严故。”据说，迦楼罗从金刚山顶铁权树下，入海取食命将尽者之龙，速度非常快，水还未合即还至本树。

七、第三排下者以狮头为冠。东魏骆子宽等七十人造像基座雕刻有狮发人面人身者，榜题曰“师子神王”。犍陀罗曾出土类似的头戴狮冠的神祇。有学者认为以狮头为冠的神王是乾闥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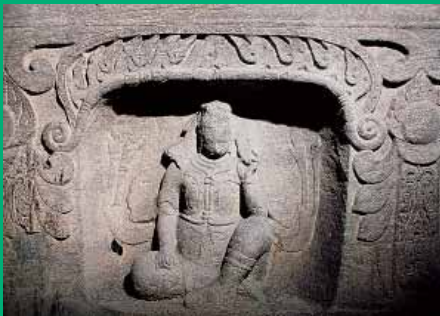
八、第四排上者三头多臂、手托日月，为阿修罗。在莫高窟第6窟有榜题可证。阿修罗，又名阿素落，因“多行谄媚无天实行”，故又名非天。《法苑珠林》卷五论其体貌时说：“形容长大，恒弊饥虚。体貌粗鄙，每怀嗔毒。棱层可畏，拥耸惊人。并出三头，重安八臂。跨山塌海，把日擎云。”其形象与图像基本相符。

九、第四排中者头顶长角，头发竖起，面容狰狞，手抱一小孩。此护法神亦出现在吐蕃时期莫高窟第231（阴嘉政窟）、159窟《文殊并侍从图》，231窟《天请问变》、361窟《弥勒变》等中。此外，在四川皇泽寺第51窟（初唐）、千佛崖第206窟（盛唐）等天龙八部像中也可见到类似的面容狰狞、手托小孩的护法神像。阴嘉政窟《普贤并侍从图》中，同样形象的护法神则手臂绕蛇，与手抱小孩者相对。从形象上来看，这类头发竖起、面目狰狞的护法神当为夜叉。夜叉，又名药叉，因飞行疾速故亦名轻捷，与罗刹同归北方天王所统领。隋吉藏

《法华义疏》卷六说：

夜叉恶鬼者，释论云，帝释城有九百九十九门，门有六青衣夜叉。然夜叉有三：地住空住天住，释论举天住者耳。什师翻为轻捷，又云贵人，亦名能啖也，食啖人肉者。

又北魏凉州沙门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一中，梵天为劝请成佛后的释迦说法，提到释迦前世为修楼婆王时为请说法施舍爱妻、爱子的故事，文曰：“过去久远，于阎浮提有大国王，号修楼婆。……即时宣令阎浮提内，谁能有法与我说者，恣其所须，不敢违逆。募出周遍，无有应者，时王忧愁酸切恳恻。毗沙门王，见其如是，欲往试之。辄自变身化作夜叉，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头发悉竖，火从口出，来诣宫门。口自宣言，谁欲闻法，我当为说。



河北邯郸北响堂山石窟第9窟中心柱基座鱼神王 北齐



河南巩县石窟第4窟中心柱北壁基座鱼神王 北齐

王闻是语，喜不自胜。……夜叉报曰，若以大王可爱妻子与我食者，乃与汝法。尔时大王以所爱夫人及儿中胜者供养夜叉。夜叉得已，于高座上众会之中取而食之。”该故事提供了两则重要的信息，第一、夜叉形貌特征为“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头发悉竖”；第二、在佛经中，夜叉经常被赋予食人（包括小孩）的形象。因此，敦煌壁画中面目狰狞、头发竖起的护法神当即夜叉。有学者根据此夜叉抱子的特点认为他应该是鬼子母。根据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一，鬼子母乃夜叉女，“容貌端严，见者爱乐”，现存克孜尔窟鬼子母壁画和明《鬼子母揭钵图》中，鬼子母皆作少妇形，长得并不像吐蕃时期敦煌壁画中抱子夜叉这样凶恶，因此敦煌天龙八部等大护法神像中抱子夜叉是否是鬼子母，似尚待商榷。此外鬼子母也是夜叉女，属于夜叉的一种。既然夜叉作为护法善神而出现，那么他手抱小孩当然不能表示他要吃掉该小孩，而是作为其身份的暗示、象征。

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譬喻品》（《妙法莲花经》简称《法华经》）中说长者宅内有“毒蛇蜈蚣，及诸夜叉，……甚可怖畏”，唐窥基《法华经玄赞》解释说：“毒蛇等瞋也，夜叉恶业也。”可见与毒蛇象征“瞋”一样，夜叉也是“恶业”的象征，他们都是以令人怖畏的形象出现，因此在佛经对地狱的描述中也经常可以见到他们。夜叉手臂绕蛇，或与此有关。

对照158窟天龙八部像，便可知阴嘉政窟《文殊并侍从图》中文殊身后两排护法神中，前排自上而下头顶摩竭鱼者或为摩竭鱼，戴狮头冠者不详，头顶金翅鸟者为迦楼罗；后排青面獠牙、抱小孩者应为夜叉。《普贤并侍从图》中普贤身后两排护法神中，前排自上而下头顶龙者为龙王，肩头立蛇者是摩睺罗伽，另一位身份不详；后排青面獠牙、右臂绕蛇者应为夜叉。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文殊、普贤并侍从图》的护法神中，有的头顶、肩侧可能并没有动物形象出现，即使在一些比较标准的天龙八部像中，其名号、形象，乃至数量也并不一定就与法华、华严、涅槃经等经及注疏中的记载完全相符。